

鲁藩烟火

李剑评



却又风流倜傥，感情细腻，对戏曲有着强烈的爱好，尤其喜欢江浙的掉腔。张家声伎班艺友们高超的演技和优美的唱腔喜得他是揶拳揶袖，高声喝彩，大呼过瘾。

堂会结束，鲁王去后堂退去朝服，换上便装，酒宴开始。兴高采烈的鲁王端起大杯开怀豪饮，张耀芳与左长史以及随侍诸人急忙斟酒相陪。

数杯过后，鲁王乘着酒兴，对张耀芳笑道：“贵公子从绍兴老家来，可有什么新鲜事，说给本王听听可好？”

“犬子不会说话，在这里饶舌，臣怕扫了殿下的雅兴。”张耀芳谨让道。

“诶！我们这是家宴，你哪来这么多繁琐？说说，说说。”

张岱领旨，先向鲁王敬过酒，展三寸不烂之舌，先讲了家乡坊间几件趣闻，然后又绘声绘色地讲了在金山寺演剧的经过。鲁王听到这里将手里的杯子往桌上一墩，拍着桌子哈哈大笑，旁边的张耀芳和左长史朱寿铃也禁不住大笑起来。

“后生可畏啊，张相。”鲁王笑道：“小哥年纪轻轻，见识不减张相。本王准了，就让小哥在府里多住些日子，一来陪陪张卿，二来和几位王子熟悉熟悉。”

这样，张岱在兖州住了下来。从这一年八月份一直住到第二年元宵节后。半年时

间，把兖州的一草一木都看了个遍，又去曲阜瞻仰了孔府、孔林、孔庙。

第二天，张耀芳带领儿子首先拜见了鲁王四弟泰兴王朱寿镛。鲁宪王朱寿鏐排行第三，大哥英年早逝，无子，父王去世后二哥继位。不料二哥在位仅三年病逝了，也没有儿子，便由老三朱寿鏐袭位。这鲁王现已在位二十九年，好像命中注定一样也是膝下无子，所说的王子指的是四王爷朱寿镛的几个儿子，鲁王一直当亲儿子一样对待。

接着拜见了左长史鲁王远房兄弟朱寿铃和几位王子殿下。

给张岱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六王子。当时只有十一岁，但相貌英俊，谈吐不俗，且见识要超过同龄孩童。他便是后来监国绍兴，成为南明抗清领袖的末代鲁王朱以海。

要说造化弄人，这就是一个。长大后的朱以海风流儒雅，英俊魁梧。不但琴棋书画精通，文章词赋拔萃，而且长拳、太极、七星剑都练得有模有样。虽生在王府，却不是那种娇弱、乖戾的纨绔子弟，他很愿意走出王府，交结那些地位低下却有真才实学的英才，甚至是一些技艺高超的匠人。又圆又亮的两只眼睛，盼顾之间便有一种高贵之气。正是这高贵之气，使他成为皇族中很多人眼中的青年才俊，崇祯皇帝也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悠悠千年古城村

孔德河

2008年上海复旦大学钱教授与几位助理亲自到古城村，对负瑕古城作考察。在此之前，也曾有外地人来询问考察古城，并带着纸笔做了记录，现在已经不知道来考察的是何人了。

历史悠久的古城村，经历了那么多的朝代，肯定也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也留下了许多曲折离奇的传说，可惜这些故事和传说都湮没于历史的长河里了。古城村和其他大多数村庄一样，村民们所知道的历史只能从明朝大移民开始。

赵霖老人说：听老一辈人说古城村在明朝初期大移民时来了两户人家，一户姓赵，一户姓李。赵家有个男孩，李家有个女孩，孩子长大后两家就成了亲，从此在这里繁衍生息，人口逐渐增多。其他姓氏后来也迁到这里，渐渐形成了村庄，所以他们的先祖大都是山西人。老人还认真地说，至今咱们双脚的小拇指都不平整，外侧有小结，这正是山西人的遗传，而且老人也能说出“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之类的话来。可见明初大移民对山东、对兖州的影响是深远的。

历史悠久的古城村，应该曾经有过不少古老的建筑或遗址，可惜历经战乱和泗河一次次次洪灾，现在老人们所记忆的也只有村里的关公庙了。

关公庙位于村子正中，有正房三间，坐北向南，四角青砖，间以大坯，上覆灰瓦。庙内正中供奉关公，其左边供奉土地神，右边供奉周仓，东西两边各有三人站班。关公形象端庄，慈祥而威严，两目直视，炯炯有神，红面美髯，双手护膝。在其他关公庙里，关公左右大多是关平和周仓，关平乃关公义子，英勇威猛，不幸与关公一起遇难，很受后人敬重。周仓传说是专为关公扛大刀，时时不离关公左右，而古城村里的关公庙却把关公和土地神供在一起，显得节俭务实。

关公自古就倍受人们敬仰，成为人们心目中无所不能的形象，主持正义，消灾去祸，为人们遮风挡雨，保佑一方平方。甚至

还可以替代观世音菩萨，为民送子送福，所以在农村关公庙较多。人们也把关公称为“关老爷”，关公庙也称为“关老爷庙”。

农民种地为生，土地是生存之本，供奉土地神是自然的，所以人们也把土地神敬奉为“土地老爷”。在农村土地庙也很常见。古城村就把“关老爷”和“土地老爷”供奉在一个庙里，仍然称为关公庙，足建对关公的敬重。

古城村的关公庙有前后两院，前院称庙院，后院称后道院。前庙院有几棵柏树，树龄都不算很长，但枝叶茂盛，依然把这个关公庙遮蔽的有几分阴森。

正房东侧还曾有一石碑，老人只记得上写“万古流芳”四个大字，其余小字及立碑年代都已忘记，也不知“万古流芳”四字有何所指。庙院里曾有一个大铁钟和一面大鼓，铁钟高约一米多，大鼓的直径不足一米，但也算是大鼓了。

1953年前后关帝庙有一位姓刘的居住，他是连家道人，按时日烧香祭拜，除了管些庙事，还兼种庙地，他平时是不敲钟擂鼓的，但村里有事，如泗河涨水防汛或哪家有火情等，就会敲钟擂鼓相告，召唤本村和邻村的人们抢救灾情。

关公庙殿堂的后院人们称为后道院，这个院里也有三间正房，此庙房较为简陋。土改时将这个院分给了姓刘的一户人家。

古城村紧邻泗河，凡遇泗河有险情，古城村就直接到泗河大堤上摆上香案祭拜河神，几乎各家各户都去，所以河堤上的香案一个接着一个。如果泗河水继续上涨，险情严峻，关公庙里也会钟鼓齐鸣，沿河的村民便闻声赶赴大堤日夜值守，直到河水消退才敢放心回家。多少年来，焚香燃烛、顶礼膜拜，人们一直用这种最古老、最无奈的方式向河神，向上天祈求平安。

1957年7月19日至24日，兖州及周边地区连续六天六夜降大雨，泗河水猛涨，全县集中一切力量抗洪防汛，古城村更是一马当先。那年代泗河大堤较低矮，于是全村男女老少，不分昼夜拼命往大堤上运土，加

解放前，每到年关，在兖州西关大街上，热闹的年货大集便开市了。从腊月廿七日开始，大街两旁摆满了各种过年的用品、年画、对联、鞭炮……显示出过年的氛围，而平时少见的调味品，如花椒、大小茴香、胡椒面、辣椒面等也悉数登场，其中辣椒面，胡椒面还都是现场制作的呢。

外地商贩在堆积如山的粉皮、粉条、海产品等摊位前叫卖。干鲜果品、各种糖果应有尽有。各种糕点也在露天叫卖，卖鱼卖肉的摊位前更是挤满了顾客。总之，西关年集这几天，是古城兖州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

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日，是兖州西关地区的大型庙会，地址在龙桥北北阁子地区，民间叫三月庙会（也叫蚂蚱庙会），至于庙会敬的什么神灵，也不得而知，在《兖州春秋》第七册文章中介绍北阁子是为对康熙皇帝的感恩建立的阁子，也许是恭送康熙皇帝的时间正是三月十八这一天。不管猜想的对不对反正从我记事起到1945年大约十多年的期间，我总会每年都赶三月庙会（我家住西关半边街，离庙会很近）。庙会除了善男信女上香祈福之外，更大范围的是集市贸易，在兖州地区农历三月中下旬是即将进行麦收的季节，庙会上摆满了麦收生产所使用的工具，如割麦子用的镰刀；打场^{（1）}（收获）用的叉子、爬子、扫帚、木锨等工具。除了生产工具外，一些生活用品也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使人目不暇接。

还有使孩子们高兴的内容就是唱大戏，戏台搭在北阁外面的空地上，方向是坐南朝北^{（2）}。戏台前面是一片空地，供一般观众站着看戏，戏台左右搭有两排高出地面（比戏台稍低）的茶棚，供有钱观众坐着看戏（收费）。演戏的剧种一般都是梆子腔（山东梆子、河南豫剧等，以武打戏为主）。

在北阁子的西北方向有一片用木桩和麻绳圈起来的空地这就是庙会牲口市，我的记忆中牲口以牛为主。庙会的外围有很多卖吃的地摊饭店和卖各种小吃的游动摊贩。庙会的正日子是三月十八。会期大约有五天，高潮当然是十八那天，从早晨开始四面八方通向庙会地址的路上人流如潮流向庙会。会场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在北阁的东南方向有一个坐东朝西的三间砖瓦房的岳王庙，一些善男信女烧香上供，拜佛祈福的人络绎不绝，庙堂内人员拥挤，烟雾缭绕。庙门外还有一对秦桧夫妇跪像的铁人，供人们吐唾沫及用脚踢表示对他们卖国杀害忠良的痛恨，日仍统治时期被搬走，不知放到哪里去了。

在北阁里到飞龙桥这一条街上是庙会最热闹的一条买卖街，街道两旁摆满了各种生产、生活用品，而一些生活用品（如柳条筐、糞箕子^{（3）}）都是现编现卖。

叫卖声、讲价声不绝于耳非常热闹。站在北阁上放眼望去整条街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好像慢慢运动的人流，甚是好戏。

在唱大戏的地方，戏台前面挤满了观众，茶棚子上也是高朋满座。看戏过程中，观众的叫好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与戏台上的演员唱声和锣鼓声音，交相辉映，显示出庙会露天唱大戏的特点。

牲口市是小孩最不愿去的地方，但却是庙会交易额最大的地方，一头牛的交易额要比其它商品高出不知多少倍。牲口的交易讲价钱不是明着要价还价，而是以在衣袖里互相摸索手心比划数字来进行的，只有买卖双方知道，据说这样做可以防止有人在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时中间插入引起冲突，而这种交易方式自古就有。

在庙会的外围是卖各种小吃的摊位，由于赶会的人来自四乡八镇^{（4）}，有的甚至是外县市的人，所以卖小吃的摊贩也是生意兴隆，座无虚席，叫卖声，吆喝声不绝于耳形成另外的一条风景线。

注：
（1）打场：麦子的脱粒收获过程，分晒场、压场、扬场三个步骤。

（2）古戏台的朝向必须朝北，如朝南演皇帝就要被杀头。这是因为戏楼，又叫戏台，是供演戏使用的建筑。在中国北是正位，南为下位，如果坐北朝南演皇帝就犯了皇帝的大忌（大不敬罪），要被杀头。所以戏楼的建筑都是避开正位而建造，大多坐南朝北。

（3）糞箕子：一种拾粪，装东西用的放在背上的用柳条编的工具。

（4）四乡八镇：是指周围的许多乡村和集镇。



《上海庙会》油画 刘海粟 1962年